礦山寺廟發展與地方社會變遷——以金瓜石勸濟堂為例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 and Social Changes in Mining Town – A Case Study of Quanji Temple in Jinguashi

王慧珍[1] Hui-Chen Wang

摘要

金瓜石地區的聚落興衰與金礦業密切相關。聚落因採礦人群集居而發展，供應民生物資及滿足常民信仰需求的商業、宗教設施也隨之興盛，進而出現熱衷投入宗教事務、社會救濟的地方頭人。本文擬聚焦於金瓜石地方公廟「勸濟堂」，試圖說明金瓜石礦山寺廟發展與地方變遷的歷史脈絡（尤其是產業面）兩者之間的關係，處理主題包括：金礦業興起、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的歷史過程；受金瓜石居民崇奉的關聖帝君，如何從「神威顯赫、法力無邊，可求財富福佑的武神」變成鸞堂信仰中「度人救劫的恩主」；因礦業而發跡的地方富商黃仁祥兄弟、簡深淵等如何投入勸濟堂經營；勸濟堂的道德教化、醫療救濟、漢學教育的多重社會功能；勸濟堂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以及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在地方觀光發展的角色。

關鍵字：金瓜石勸濟堂、鸞堂信仰、關聖帝君信仰、金瓜石媽祖遶境、金瓜石礦業

Abstract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Jinguashi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Local settlements formed and developed as large amount of miners swarmed into this area. Then followed the appearance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religious facilities that accommodated people's living and spiritual needs. The community leaders who devoted to religious affairs and social relief also emerge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ocal temple Quanji Temple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temple an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local communities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y) in Jinguashi. This article looks through the rise of Jinguashi gold mine and the historical course in terms of how the local settlements expanded and how Quanji Temple was established. Guan Seng Di Jun (Saintly Emperor Guan) was originally worshiped by Jinguashi residents as the “God of War, a stately and mighty god whose infinite power could make people rich and good-fortuned,” but then gradually this image evolved and He became a “merciful lord who save people out of calamities,” the image of god in the belief of Flying Phoenix Hall. The local businessmen the Huang brothers, Jian Shenyuan, and others became rich from gold mining, and later involved themsel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Quanji Temple. Beyond religion-related practices, Quanji Temple provided multiple-layered social functions, such as moral teaching, medical aid, and Chinese education to the communities. Quanji Temple solidified the local communities and fulfilled the immigrants' emotional needs as a cure for their homesickness. Today, even when the mining activities have come to an end, Quanji Temple still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ocal tourism development.

Keywords: Quanji Temple in Jinguashi, belief of Flying Phoenix Hall, belief of Guan Sheng Di Jun (Saintly Emperor Guan), Jinguashi Mazu Procession, Jinguashi mining industry

1 作者現為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研究助理 ab3471@ntpc.gov.tw。

壹、前言—關公與金礦山

來到金瓜石，還不知道「勸濟堂」之名前就會先看到一座巨大的關公銅像，手拿著書，背靠茶壺山而坐，俯視著腳下的聚落。根據「勸濟堂」三樓牆上的「銅聖像之簡述」，其乃「全臺首座關聖帝君純銅大聖像，高三十五臺尺，重二十五公噸。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二日舉行落成大典。」該年是金瓜石礦業結束四年後。

走進銅像下的廟宇「勸濟堂」，三川門中門框的對聯寫著「勸世著明經聖訓皇皇昭日月，濟時安漢室忠心耿耿耀乾坤」，正殿供奉關聖帝君，其上方有「鑾下弟子黃仕春仁祥敬獻」的「代天宣化」匾。根據地方居民所言，「勸濟堂」是金瓜石地區的最大廟宇，居民又叫它「祈堂廟」[2]。其主祀的關聖帝君，居民也稱之為「恩主公」。銅聖像俯視的聚落，因為在「祈堂廟」下方，居民便稱之為「祈堂腳」。穿越祈堂腳聚落的階梯路則名為祈堂路。自日治時代起，至 1987 年礦業結束時，祈堂路除了聚居臺籍礦工外，也是金瓜石的主要商店街。街上林立各色商店，包括豬肉舖、菜鋪、布店、西裝店、理髮店、撞球間、中藥行、雜貨店、小吃店、苦力頭店、診所…等等（潘偉華，2005，頁 26-28）。每年農曆 3 月全臺各地陸續慶祝媽祖聖誕時，勸濟堂也會主辦金瓜石全區的媽祖遶境慶典。當天早上，所有鑾轎、陣頭、參與遶境的居民、遊客等，於勸濟堂前集合出發，繞行完金瓜石地區[3]後，再回到勸濟堂。該慶典是目前金瓜石地區最盛大的宗教活動，部份地方人士一直希望其能成為地方發展的觀光資源。

【圖 1】 背倚茶壺山 (獅仔岩山) 的關公銅聖像，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圖 2】勸濟堂正面，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3】 勸濟堂三川門對聯「勸世著明經聖訓皇皇昭日月　濟時安漢室忠心耿耿耀乾坤」，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4】勸濟堂「代天宣化」匾額，2015 年，張振恭提供。

2 「乩堂」音似「祈堂」，直到現在，金瓜石在地居民還是習稱勸濟堂為「祈堂廟」。田野資料尚未有關於當時「乩堂」是否有乩童問事的相關資料，尚待後續調查釐清。
3 金瓜石地區屬新北市瑞芳區，行政區域包括瑞芳區銅山里、石山里、瓜山里、新山里等 4 里。

勸濟堂，位於金瓜石礦業時代最熱鬧的臺籍聚落裡，主辦地方最盛大的宗教活動，在礦業結束後，鑄造了全臺最大的關公銅聖像。近年來，地方人士又積極於該廟關聖帝君聖誕時籌備辦理「關公節」活動，希望以此吸引外移遊子返鄉及遊客來訪，以促進地方觀光發展。金瓜石地區，自礦業時代起，至現今轉型成以觀光旅宿業為主要生計，「勸濟堂」作為地方公廟，具有多種功能，滿足不同時代、不同信徒的生存需求。這也是本文意欲處理的主題。以地方公廟「勸濟堂」為例說明：金礦業興起、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的歷史過程；受金瓜石居民崇奉的關聖帝君，如何從「神威顯赫、法力無邊，可求財富福佑的武神」變成鸞堂信仰中「度人救劫的恩主」；因礦業而發跡的地方富商黃仁祥兄弟、簡深淵等如何投入勸濟堂經營；勸濟堂的道德教化、醫療救濟、漢學教育的多重社會功能；勸濟堂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以及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在地方觀光發展的角色。

貳、金礦業發展、聚落擴張與勸濟堂成立

一、因金礦而興的石尾等聚落與黃家兄弟

金瓜石位處臺灣東北部山區，背倚本山、右側有獅仔岩山（也稱之為無耳茶壺山），左前有基隆山，是個三面有山，北方低平入海的口袋形地形，行政區域屬於新北市瑞芳區。每逢冬季，東北季風長驅直入，至少四個月的雨季，又濕又冷（潘偉華，2005，頁 5-9）。因此地位居崎嶇山裡，交通不便，又因地形氣候關係，不適人居，故晚近才有移民入墾。西元 1886 年（清光緒 12 年），相傳有 5 戶農民移居金瓜石地區的碑仔尾（今金瓜石五號路五號寮小吃店一帶），蓋了五間草寮，以農耕為業，五號寮的地名由此而來（波多野想，2010，頁 21）。移墾居民也在附近建造石砌小土地公廟，是金瓜石地區最早的廟宇，是為今日「金福宮」前身（林承瑋，2014，頁 99-100）。西元 1894 年，因發現大金瓜露頭，淘金客漸漸聚居於大金瓜露頭附近，陸續形成石尾、樹梅坪、茂風、金西坑、石腳、赤牛仔寮、水管頭、杉仔湖、祈堂腳、五號寮等礦工聚落。礦工聚居後，因應民生物資需求，此地開始有商業經營。當時地方上最有實力的商人為黃從、黃春、黃仁祥兄弟，他們在石尾經營雜貨業。日籍礦主入山後，因金礦業發展、勞動力需求大增，黃家兄弟又經營包工業，供應日籍礦主勞工。由於事業成功，累積財富，黃家兄弟後成為金瓜石地方頭人。

【圖 5】 田中組時代的大金瓜露頭，引自 1914 年出版之《金瓜石鑛山寫真帖》。

黃家兄弟先祖為福建漳州人，於清末咸同年間來臺，先居於三貂堡大平溪尾寮，後移居牡丹坑，又移居金瓜石山區種植茶葉。金瓜石發現金礦後，黃從棄茶從商，經營有成，致富後搬離金瓜石，將事業交給弟弟黃春經營，黃春致富後也搬離，將事業交給弟弟黃仁祥。在地方耆老的回憶裡，黃仁祥在地方上非常受人敬重，漢學學養好，也通曉中藥。

黃仁祥是承接他哥哥的事業，成為苦力頭的包工，專門做日本人包工的頭家。他的漢文造詣很深，也對中藥有所研究。從以前老一輩的說法得知黃仁祥在金瓜石地方上大家都很尊重他，有時有什麼事情要裁決也都會請他出面，而且也是很公正，很得大家的尊重，算是地方上重要的頭人。（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89）

另一位地方耆老則談到黃仁祥仁慈的一面：

以前黃仁祥家的家風感覺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小時候比較怕他。可是我覺得他這個人很仁慈，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我父親以前是幫忙管理祈堂廟，所以我和弟弟在放學後都要到廟裡的花園幫忙澆花。有一天，我弟弟向我父親要求參加畢業旅行，被我父親拒絕。那時黃仁祥就坐在附近的一張涼椅上，聽到我父親的說法之後便對他說：你這樣不對！人的畢業旅行一生只有一次，你要讓他去。說完，他就從口袋拿出二十元給我爸爸，作為我弟弟參加畢業旅行的費用。所以我覺得他這個人真的是很仁慈。（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38）

嫻熟金瓜石歷史的唐羽為其撰寫「黃仁祥謳思碑」，現立於勸濟堂廟前，從其可看出黃仁祥所經營事業及對地方貢獻：

民國三年(1914 年)，公既承攬礦山勞動請負，旋營商號曰金益昌，復兼營金煤二礦水產貿易諸業以起家，膺金山保正，瑞芳庄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諸職，為桑梓獻身者靡不竭力以赴，復以事神誠敬，二十六年任主事修建從春二氏草創之勸濟堂，益使廟貌巍峨著乎壯麗為今所見規模，其於山城之繁榮與有功焉，初日人之據臺民生維艱，來山之人數以逾萬，黃金固貴寶藏有限，欲謀一工之位匪易，公之承攬採礦則門戶大啟，登其門者多納之，有才幹者力為提攜，使邑無凍餒之人，各安其家，鄉有小過為日吏 O 者，挺身作保未嘗退避，里有因事爭者，事無大小化之使和，處世待人量大而宏，施醫濟藥凡諸善舉均居首倡至有令德之譽。（蔡明通，《黃仁祥謳思碑》）

在日治時代的金瓜石，黃仁祥是非常重要且具人望的地方頭人，不僅經營雜貨貿易業、包工業、金煤礦業，也投身地方政治及慈善救濟，並戮力經營勸濟堂（後成為地方大廟），學習鸞法，希望以列聖仙佛的訓示教化世人，改正社會風氣。

【圖 6】日治時期金瓜石地方頭人黃仁祥 [4]

二、金礦業興盛與勸濟堂成立

（一）從「神威顯赫的萬能武神」到「度人救劫的恩主」

1896 年，黃春在自己開設的苦力頭店供奉關聖帝君。該年，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鑛業規則」，規定只有日本人可以經營礦業，並以基隆山南北軸線為界，將水金九 [5] 礦山分為兩個礦區，日商藤田傳三郎（藤田組）取得瑞芳礦山（今九份地區）經營權；日商田中長兵衛（田中組）取得金瓜石礦山經營權 [6]。田中組並於隔年（1897 年）入山開始採礦事業。起初，田中組以大金瓜露頭（日人稱之為本山露頭）為中心開鑿一、二坑以從事開採事業，並於附近搭建事務所及住宿設施。臺灣礦工則於露頭附近沿著溪流搭建茅草屋居住。不論日籍或臺籍居民，彼時大都聚居於大金瓜露頭附近以從事礦業生產。從此，礦工自四方湧入，金瓜石地區更見繁榮，黃氏兄弟的苦力及雜貨事業也更加興隆。

苦力頭店為甚麼供奉關聖帝君呢？地方耆老這麼說：

因為關公是仁義的化身，他們做苦力頭的，除了要祈求工人工作平安順利，並能順利發財外，經營苦力頭店賣東西給員工一定不能偷斤減兩，必需公正，而且領導員工也必須誠心帶人、真心付出。直到後來變成現在的祈堂廟，也都是勸善濟世。（地方耆老口述，吳文宗，2014，頁 46）

耆老口中的關公，也稱關聖帝君，歷史上真有其人，即東漢末年與劉備、張飛桃園三結義的武將關羽。關帝信仰不僅流行於臺灣，在中國大陸也早已遍及各地，是官民都普遍崇奉的神明。從唐代開始，關公便被當做武神而納入官方祀典。到了兩宋時期，歷朝皇帝不停加封，由侯而公，由公而王，其在官方祀典的地位節節上升，民間各地關王廟的設立也日漸增多。元代時，關公廟更加普及，除了被當作武神崇奉，財神性格也出現了。到了明代，官方祀典為其設立專祠，皇帝並加封其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此時，關公有了「帝」的稱號。清代時，對關公的崇奉更是遍及官民，官方視其為至高無上的戰神、武神，在各級政府所在地都設有關帝廟，並且規定官員定時祭祀。民間各行各業，尤其是商人與秘密會社，因為關公象徵忠義、武勇、神威顯赫、法力無邊，也都崇奉關帝。在臺灣，鄭氏治臺時就建有關帝廟，清朝統治時期因官方祀典的規定，官設關帝廟逐漸增加，並漸漸流行於全臺。寺廟，私壇，商家，民居等都常見供奉關帝以祈求福佑與財富（林富士，1995，頁 117-129）。金瓜石礦山的苦力頭店內之所以供奉關聖帝君，推測應是基於前述的歷史脈絡，源於商人崇奉關帝的民間信仰。

1899 年，臺籍礦工逐漸往石尾下方聚居，隨著居民遷移，黃春也將店裡供奉的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寮，改稱「乩堂」，並於堂內增祀孚佑帝君（呂洞賓）、司命真君、王靈天君。由「乩堂」名，推測當時可能有扶乩問事的信仰活動。原來苦力頭店舖內供奉關聖帝君，是因為民間將其視為法力無邊的神明，除忠義武勇之外，也具有財神的屬性，希望藉助其神力以保祐商業興隆、財源廣進。然而，臺灣清末以來的鸞堂信仰也供奉關聖帝君，將其視為救世的「恩主」，並且相信「關帝當玉皇」，由關聖帝君接任玉皇大帝以拯救世人。改遷至赤牛仔寮的乩堂，內中除供奉關聖帝君外，其它增祀的三位神明，都是臺灣鸞堂奉祀的恩主。由前述，此時，關聖帝君已由商人店舖內的「神威顯赫的萬能武神」轉變成鸞堂信仰度人救劫的「恩主」。也顯示，改稱乩堂當時，黃氏兄弟已有扶鸞濟世的想法，才會於堂內增祀鸞堂信仰的神明。隔年（1900 年），「乩堂」改稱「勸濟堂」，黃春、黃仁祥兄弟至淡水行忠堂學習鸞法，並於當年在行忠堂鸞生的協助下扶鸞寫出《如心錄》。這也是勸濟堂迄今以來唯一的鸞書。

4 圖片引自「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http://goo.gl/l9zrki
5 水金九，包括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三個聚落。
6 金瓜石礦山區域包括今金瓜石、水湳洞聚落。

1902 年[7]，因為赤牛仔寮聚居太多人、太擁擠，且當時勸濟堂僅為一草堂，空間侷促，乃由勸濟堂恩主“駕輦”擇定於現在廟址的大拜亭興建新廟[8]。從勸濟堂成立那年（1900 年）開始，日商田中組在本山露頭第一坑下方 300 公尺處陸續興建製煉工廠及職員、礦工生活所需的設施。歷經 10 多年建設，到了 1912 年時，陸續完成包括第二製煉所（後改為泥鑛製煉所）、第三製煉所、第四製煉所（後改為搗鑛製煉所）、第五製煉所、員工住宅、郵局、宗教設施、學校、醫院、派出所等。這些設施大致座落於今地質公園以下山坡地、黃金博物館園區內、時雨中學、瓜山國小、五號寮小吃店一帶。同時，臺灣礦工則在勸濟堂下方山坡地建屋聚居，形成祈堂腳聚落。

【圖 7】金瓜石今昔對照，上圖引自 1914 年出版之《金瓜石鑛山寫真帖》，下圖由駱淑蓉於 2013 年拍攝。

【圖 8】關公銅聖像與祈堂腳聚落，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7 依據黃仁祥所題之《勸濟堂沿革》，勸濟堂內，1937 年。
8 “以前（祈堂廟的前身神壇）會從石尾搬到赤牛仔寮是因為上面慢慢卡冷啊（較不熱鬧了），漸漸往下面來（向下發展）人要上去拜不方便，所以就搬到赤牛仔寮來。後來因為赤牛仔寮這住不下去了，才會搬到這裡來。我們這個地方不是地理師“牽的”（選的），是恩主自己“駕鸞”選的。就是軟轎抬到這裡恩主自己“駕鸞”的”(耆老口述)。引自潘偉華，2005，頁 3，《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廟宇歷史篇》，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委託。

（二）因礦業發跡的地方頭人

1925 年，金瓜石礦山轉手予煤礦業者後宮信太郎，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繼續經營。再於 1933 年由日本財閥之一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接手礦山經營。日鑛公司投入巨資，積極進行全山設備機械化，廢棄原有選礦場，於水湳洞興建年處理量可達 100 萬噸、並具備當時最先進選礦技術與設備的全泥浮游式選礦場[9]以及氰化製煉所，並在濂洞溪左岸興建日籍職員的宿舍。彼時，礦山採礦事業欣欣向榮，勞動力需求大增，不僅吸引臺灣各地勞工來山挖礦，也有許多來自中國大陸沿海省分的勞工。根據統計資料，1935 年時，在金瓜石礦山工作的日籍職員有 709 人，臺灣礦工有 3,539 人，中國大陸籍礦工有 1,592 人[10]。1938 年，金瓜石礦山產能達到高峰，獲得「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美名。

因礦業榮景，金瓜石地方社會出現更多因礦業致富的地方頭人，與勸濟堂經營有關的，除了前述的黃仁祥兄弟，還有簡深淵，游阿秋，兩位也都是礦山著名的包工頭，承攬礦石的運輸業務或礦山工程，也經營苦力頭店、中藥行、當過地方保正等。在 1934 年勸濟堂改建時，即由黃，簡，游三位擔任重新建築委員會委員，出錢出力，奔走募資。至今還可在勸濟堂廂房看到黃、簡兩位照片。

簡深淵，地方上人稱“深淵叔”，原居貢寮，因家貧，14 歲起即到金瓜石礦山受僱於黃從、黃仁祥兄弟，因為勤奮努力頗獲賞識，後自立門戶成為苦力頭，承攬礦山坑內外運輸工作，是當時除了黃仁祥外最大的苦力頭，曾與黃仁祥合資經營苦力頭店“金益昌”[11]。

以前黃仁祥和簡深淵聯合一個苦力頭店仔叫“金益昌”，他們二位算是咱這裡卡大的苦力頭店仔。黃仁祥他人算是很慈悲，什麼事情他講一講就好了。他和日本人關係也很好，也都有“交陪”。大家都叫他“頭家”比較多，或是“仁祥仔叔”、“仁祥仔伯”。像深淵也是，人家都叫“深淵仔叔”、深淵仔伯”。以前深淵這邊的工人也可以去仁祥那邊拿東西（雜貨店）。（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4）

【圖 9】金瓜石地方頭人簡深淵[12]

我阿公賺錢後，陸續投資煤礦商店、運輸等行業，並在雙溪等地購買田地。他雖沒讀過書，也不識字，但憑其辛勞苦幹，誠信負責與急功好義，所以金瓜石大家都稱為他為深淵頭，而在貢寮故鄉的鄉親們均尊稱他為深淵叔公。（地方人士口述，吳文宗，2014，頁 65）

游阿秋，宜蘭出生，日治時期到金瓜石來尋求發展，是礦山大包工頭，承包當時金瓜石諸多工程，包括日鑛公司的水湳洞選煉廠、金瓜石神社的駁坎、大部分的日式宿舍、斜坡索道、豎井、基隆山隔頂到雙溪的軍用道路（即今之 102 縣道）等。他也參與地方政治事務，當過臺北州評議員及金瓜石保正。（吳文宗，2014，頁 25）

9 即為觀光客稱之為「十三層遺址」的水湳洞選煉場，位於濱海公路濂洞灣上方，2007 年正式登錄為臺北縣歷史建築。
10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金瓜石地方礦業歷史研究調查》，頁 51。民國 99 年 12 月出版。
11 “金益昌”位於今祈堂路 180 號。
12 圖片引自「楊建成：日治時期臺灣人士紳圖文鑑」http://goo.gl/EZWKHy

我阿嬤說我爺爺為人很有禮貌，又很隨和，對公益事件更是熱心，金瓜石不論是橋斷了或是路壞了，我爺爺知道後都會自費請工人修復，尤其是在颱風過後，他更是積極的出錢出力為地方修復，所以在地方上很有聲望。我不記得我家有多少工人，只記得每次在發餉日時，總有一批一批的工人輪流到我家來，把屋子及院子都站滿了。（地方人士口述，吳文宗，2014，頁 23）

【圖 10】九份往雙溪之 102 縣道，2015 年，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提供。

參、勸濟堂的多重社會功能

一、作為鸞堂的勸濟堂一代天宣化，勸善濟世。

清光緒中葉至日治時期，大約六十年間，臺灣社會出現了很多以扶鸞[13]為主要宗教儀式、並崇奉恩主的民間教派，其主事者多為信奉儒家思想的地方文人、仕紳。許多鸞堂甚至就是文人仕紳原來的書房，例如，淡水行忠堂便是由淡水仕紳李宗範（錫疇）於 1899 年在其書齋明倫閣所設。鸞堂有幾個重要的活動，包括慈善救濟（尤其是對貧困者的醫療救濟）、宣講勸善、鸞書著作等。許多鸞堂的鸞生本身就精通岐黃。某些鸞書也會附上簡單的藥方，希冀能透過鸞書的流通而使一般信眾得以具備一些簡單的醫藥常識。除了慈善事業，宣講和扶鸞著書也是鸞堂很重要的工作。因為鸞堂信仰認為人世間的災禍是因世人的不道德行為而遭致上天懲罰，所幸恩主憐憫世人、下凡救劫，因此藉扶鸞傳下許多訓示（鸞書），希望世人“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為宣揚恩主訓示，鸞堂設有「宣講生」一職，定期將扶鸞所得的神仙勸善訓文向社會大眾宣講。因此，常可在鸞堂中看到「代天宣化」的匾額。根據學者估計，清末至日治結束的六十年間，臺灣設立的鸞堂大約有一百五十所，遍佈臺灣南北，而經由扶鸞著作的鸞書則將近兩百本（李世偉，2008，頁 271-290。），是當時很興盛的民間教派。地處東北角偏遠山區的金瓜石，也在日治初期，1900 年，跟隨上這股仕紳文人淑世濟民的理想與民間信仰結合的風潮，成立了勸濟堂。和淡水行忠堂不同，勸濟堂前身並非書房，而是地方富商店內的私壇。相同者是，勸濟堂主事黃仁祥，「束髮從師習學，聞一反三，旁通多藝，歧黃樂理，罔不幽探」[14]，熟諳漢學醫理，並於堂內提供青草丸和教授漢學的免費服務。

13 “扶鸞，又稱扶乩，原是中國古老的道術，明清時期成為士大夫文人之間的遊藝活動，或用以猜科考題目，或用以斷頌，問事等。臺灣的扶鸞活動在清代中葉前便出現，不過仍不脫士人遊藝性質，清末之後才出現許多以扶鸞為主要宗教儀式的宗教團體 -- 鸞堂，鸞堂的扶鸞儀式是由乩手（正鸞生），經過請鸞的儀式後，由神靈附於人身推動筆或桃枝在沙盤中寫字，旁邊有唱鸞生逐字報出，由錄鸞生寫下，就成為一篇鸞文，鸞文累積至一定數量便可集結成書，這便是鸞書（鸞作善書）。其參與成員（鸞生）大都為仕紳文人，他們所崇拜的主神為三恩主或五恩主（包括關聖帝君，孚佑帝君，九天司命真君，岳飛，豁落靈官王天君等”。引自李世偉，2008，〈日治時期鸞堂的儒家教化〉，《臺灣佛教，儒教與民間信仰》頁 271。

14 引自蔡明通（唐羽）著，《黃仁祥謳思碑》，現立於勸濟堂前。

勸濟堂自成立起即辦理青草祭，於端午節時，召集地方居民，抬著恩主軟轎，跟隨恩主指示，一行人沿著東北角海岸南雅、和美、福隆等地，採摘藥草回來製作青草丸供居民免費索取，期能幫助生活清貧、無力支付醫療費用的礦工。

咱祈堂廟最特殊的是“青草祭”，今年“財庫”（倉庫）還有，所以今年免做。青草祭就是五日節（端午節）這日差不多早上八點多，恩主“駕輦”，抬軟轎出去外面，然後“起練”，軟轎會指示，指這欉就拔這欉，指這一片就拔這一片的青草仔。一趟出去大概有五十人左右。吃午飯都在“澳底”吃，原本都是從廟裡抬點心過去吃，後來“哩咾”那邊的人家很好，好幾戶人家就請大家去他們家裡吃，一戶分幾位這樣，可是因為集合不方便，所以就改在麵店裡吃。咱附近基隆山青雲殿以前曾經也做過好幾年，可是做不起來，青草仔不會整顆硬硬（失敗）。

青草仔採回來要先洗過舖開瀝乾，然後隔天再把這些青草拿去“斬”，再拿去“今”（捶），看採幾袋回來，就要“斬”到完、“今”到透，差不多要“今”一個禮拜。出去都固定一尊恩主公出去，哪一尊就要用爻杯來決定。咱這青草祭是在赤牛仔寮就開始。以前因為醫藥不發達，咱這青草仔很有銷。像咱這求回去，一次拿六粒，把它捶乎破，一粒用三碗水去煮成一碗。不過，要先問過恩主要不要賜藥。

咱仔廟叫勸濟堂，勸就是勸善，濟就是濟世。所以信徒來求青草仔回去，不一定要添油香，這是看個人的心意。（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3）

為了改善社會風氣、“勸善濟世”，地方仕紳黃仁祥兄弟與林輭、呂進、李窗聲、陳瑞發、吳金在等人，於 1900 年扶鸞寫出鸞書《如心錄》。該書有元、亨、利、貞四部，共計有七十五位列聖仙佛降鸞訓示，訓示內容多是勸諭世人行善去惡，戒除賭博、嫖淫、洋菸（鴉片）等不道德行為，以及因果報應故事等[15]。訓示皆以詩文呈現，沒有漢學根底無法扶鸞，也難以理解鸞書內容。由於缺乏具漢學基礎的鸞生，勸濟堂目前已無扶鸞寫訓的儀式。

以前咱這有扶鸞，現在就沒人才，就沒了。咱這是文鸞，不是乩童，我們所有寫出來的內容和信徒都沒有接觸。就是抄錄寫好以後，看信徒要問什麼再從抄錄的內容去解釋。咱這裡扶鸞寫出來的都是詩，就要解詩。有的詩都是古語，有的都解不出來，冊讀不到那，是解不出來的。卡早咱廟這有出一本“如心錄”，是咱開廟在赤牛仔寮那裡做出來的。咱這現在休息，沒在做。

卡早若要問就要好幾個“卡肖”（人手），像扶鸞的二個、抄錄的一個、“品調”的一個，大概要四、五個才能做。每天晚上差不多八點左右，要問的人就來。（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111）

雖然目前沒有史料可說明勸濟堂曾有宣講的活動，但從《如心錄》可以看出，主事者淑世濟民的理想與用心。除了扶鸞寫訓、出版鸞書以教化居民、製作可免費求取的青草丸，根據地方耆老回憶，勸濟堂廟方在日治時代曾延聘通漢文的老師免費教授居民詩經、大學、三字經、千字文等，在當時日本語的教育體制內保存漢文化與儒家傳統經典。

15 《如心錄》內容可參考後附之《如心錄》目錄表。

我住在廟裡的時候有讀過一段時間的漢文。是一位叫李謙先的清朝秀才來教漢文。那時候有好多人來這裡讀，有的讀詩經、大學這些。我那時候是讀三字經、千字文這些初級的，大概是十來歲讀公學校的時候。(地方耆老口述，潘偉華，2005，頁 35)

【圖 11】勸濟堂鸞筆，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3】勸濟堂青草丸，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5】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二、作為地方公廟的勸濟堂

農曆三月二十三日，勸濟堂會舉辦媽祖遶境的宗教慶典。在農曆春節過後，大約農曆二月初，勸濟堂會先舉辦北港進香，召集信眾和堂裡供奉的北港媽祖一起到北港朝天宮進香。礦業結束近 30 年後，金瓜石人口外移非常嚴重，目前人口大約 1,230 人，但民國 104 年的北港進香活動仍然有 4 車信眾。參與進香活動的信眾，除了金瓜石在地居民外，也有移居到基隆、新北板橋中和、桃園等地的金瓜石外移子弟報名參加 [16]。

【圖 12】勸濟堂鸞書，2015 年，張振恭提供。

【圖 14】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圖 16】戰後初期勸濟堂的青草祭，勸濟堂提供。

16 依據廟方資料，104 年度北港進香的日期為 3/28(六)、3/29(日)(農曆 2/9、2/10)，共計有 4 車，香客上車地點為勸濟堂、瑞芳、暖暖、七堵、中和、板橋、桃園龍潭等。第一天拜訪彰化南瑤宮、鹿港新祖宮、鹿港天后宮、麥寮拱範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第一天夜宿北港朝天宮。第二天一早請火，回程拜訪斗南順安宮。

北港進香結束後，勸濟堂會召開「迎媽祖」的工作籌備會議，近年來，「迎媽祖」都由廟方和各里里長主辦。人口外移導致人力、經費不足。抬轎人力不足，以僱工方式解決，經費則來自居民自由樂捐。各里里長會向有意願的居民（以戶為單位）收取費用，樂捐金額多寡不拘。從表一可看出，勸濟堂所在地的銅山里里民，不論在參與戶數比例以及樂捐金額上，相較其他里都較為踴躍。籌備會議也會決定遶境路線。隨著人口外移，聚落變化，繞境路線並非一成不變。日治時代的「迎媽祖」遶境範圍包括金瓜石、水湳洞。大約 1990 年代 [17] 後，金瓜石、水湳洞兩聚落於同日各自舉辦媽祖遶境慶典。以往的媽祖遶境路線也不會經過五坑。黃金博物館開館後，遶境路線才改經五坑。下博物館櫻花道後，在博物館行政辦公室前暫停，博物館贊助的陣頭會在門前表演，領紅包，甚至會繞進行政辦公室一樓。

【圖 19】金瓜石媽祖遶境，神轎陣頭行經祈堂路 (祈堂老街)，2013 年，王慧珍拍攝。

【圖 17】金瓜石媽祖遶境，2013 年，神轎陣頭於勸濟堂集合準備出發遶境，王慧珍拍攝。

【圖 18】金瓜石媽祖遶境。

【圖 20】金瓜石媽祖繞境路線，2014 年，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

參與遶境的神明除了北港媽祖，還有基隆媽、姨子寮媽、關渡媽、頭城大里天公（玉皇上帝）、勸濟堂恩主、保民堂仙公（神農大帝）、金福宮福德正神等。在「迎媽祖」慶典前一天（農曆三月二十二日），各里里長會被分派至不同宮廟請神到金瓜石。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子時，廟方依例辦理祝壽儀式、扮仙等。二十三日早上八點左右所有神轎、陣頭於廟前集合，出發遶境。

在人口零落的金瓜石，「迎媽祖」是現今居民參與最多的地方盛事。在金瓜石、水湳洞耆老回憶裡，自日治時代開始，「迎媽祖」就是地方最熱鬧的慶典，礦業興盛時，勸濟堂前有十幾棚戲同時上演，家家戶戶辦桌請客，供應社酒類商品銷售一空，豬肉銷售量大增，去廟裡參拜的香客絡繹不絕。從遶境範圍、北港進香的香客組成、地方各里長參與等，顯示出勸濟堂的公廟性質。透過「迎媽祖」慶典，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子弟對家鄉的情感。年復一年提醒在地人及外移子弟，金瓜石是「我的家鄉」、是「我的故鄉」。

肆、勸濟堂與礦業結束後的觀光發展想像

1987 年，臺金公司結束營運，金瓜石地區自清末以來的生計命脈至此結束，金瓜石居民紛紛外移出去找生計。留居山上的居民也開始思索未來，希望能在家鄉找到生存之道。1990 年代，金瓜石居民曾經成立“金瓜石地區復興礦業促進會”，及“金瓜石觀光促進會”兩個地方組織來擘畫地方未來發展。由地方組織可看出，礦業結束後初期，在地居民對於未來的想像在“復興礦業”及“觀光促進”兩條路線之間競爭。1991 年，勸濟堂出資完成了全臺首座關聖帝君大銅像及報時山下的大停車場，希望以此吸引觀光客上山參拜，還可參觀附近留存的礦業遺跡。目前，金瓜石的主要產業為服務觀光客的餐飲旅宿業，但迄今尚未發展出像九份老街一樣的商店街，合法民宿的數目也僅有 8 家[18]。2011 年，在地方熱心青年、各里里長、瓜山校友會、臺灣城鄉發展協會，及勸濟堂的協力合作下，創造了“關公節”活動，結合農曆六月二十三日的關聖帝君聖誕，地方人士以勸濟堂為中心，設計了觀光客導向的活動，希望將觀光客從黃金博物館導引至祈堂老街，沿著祈堂路至廟前參加活動、促進周邊商店街的消費。這是近年來，由地方人士自籌經費，自行籌備執行的觀光活動中規模最大者。該活動從 2011 年持續辦理至今（2015 年）。

以往關聖帝君聖誕時，居民會拿龜造型的供品到廟裡祝壽，早年，這些供品大都是居民自家製作，以米糕為材料塑型成龜狀。近年來，祝壽龜供品的食材越來越多樣化，有麵線、沙琪瑪、綠豆椪、糕餅等。這些祝壽的龜供品，儀式結束後提供者可以自行拿回家，也可以留在廟裡讓信眾以擲筊取得神明同意後拿回家。這些信眾相信，這些祝賀神明聖誕的龜供品帶回家和家人分享，可以“吃平安”，獲得福佑、財富、好運氣。和其他地方不同，勸濟堂關聖帝君的乞龜習俗沒有「加倍奉還」的規定。求得龜供品的信徒，來年除了送原尺寸的龜供品來祝壽，可視自己心意多送一隻龜供品，尺寸大小則不拘[19]。金瓜石地方人士從關聖帝君聖誕的祝壽龜造型供品以及金礦山產黃金這兩件事情得到靈感，進而“發明”（自勸濟堂成立百年歷史裡從來沒有的活動）了“擲筊得金龜”的觀光活動。遊客繳交報名費後得以參加該項活動。主辦者坦言希望以此造成話題，吸引觀光客。

【表 1】金瓜石地區 104 年迎媽祖各里樂捐戶數、金額統計表

金瓜石地區里別	戶數	人口總數	樂捐戶數	丁口錢樂捐金額總數	樂捐戶數 / 總戶數	每戶平均樂捐金額
瓜山里	116	210	43	43,900	37%	1,020
石山里	195	382	77	77,700	39%	1,009
新山里	205	413	77	50,700	38%	658
銅山里	111	227	71	88,200	64%	1,242

備註：
1、媽祖遶境總收入 290,500 元，總支出 258,571 元。
2、勸濟堂位於銅山里。
3、瑞芳區共計有 34 里，41,024 人。金瓜石四里共有 1,232 人。

資料來源，勸濟堂及新北市人口統計網站 104 年 5 月份資料。

【圖 21】關公聖誕時信眾祝壽用的龜造型供品，2014 年，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

伍、結論

本文聚焦於金瓜石地方大廟「勸濟堂」，試圖說明礦山寺廟發展、金礦業興衰，與地方產業從礦業到觀光的變遷過程。在金瓜石，礦業興起、聚落發展，產生地方富商。地方富商又投入地方宗教事務，主導廟宇發展。從本文案例可以看到，臺灣地方社會的廟宇，是臺灣民間社會的重要公領域，滿足人民的多方面的生存需要。除了滿足居民的信仰需求，也兼具道德教化、醫藥救濟、漢學教育等社會功能。另，地方公廟，藉由辦理全區的宗教慶典，例如勸濟堂主辦金瓜石地區的媽祖繞境，也具有整合地方、維繫外移居民對“故鄉”情感連結的功能。在原有生計沒落後，廟宇傳統慶典甚至成為地方居民對未來的生存想像。以金瓜石為例，礦業結束後，勸濟堂廟方整建停車場、打造關公銅聖像，做為觀光亮點。雖然，地方政府以成立礦業人文歷史主題的博物館作為振興地方的手段，然，某些地方居民一直覺得沒有從博物館營運所帶來的人潮裡得到預期的利益。近來，地方人士從勸濟堂的宗教慶典得到靈感，自行籌備辦理「關公節」，試圖以「擲筊得金龜」的活動行銷家鄉。

未來，勸濟堂與金瓜石觀光發展的關係值得觀察，可進一步探究信仰與觀光之間的關係。例如，地方居民如何以既有的信仰活動裡的元素轉化成刺激觀光客消費的「商品」？哪些居民主導這個過程？在新的觀光產業裡，又是哪些人有機會成為地方頭人？此外，九份、水湳洞等地在日治時代也曾有扶鸞、崇奉關、呂恩主的民間信仰。例如，九份民間傳說，顏雲年之所以會向藤田組買下瑞芳礦山經營，是因為到木柵仙公廟向呂仙公（呂洞賓，也稱孚佑帝君）求夢，得到仙公指點 (張璨文，1994，頁 59)。而田中組時代的水湳洞，曾有名為呂瑞乾的礦工於該地的鸞堂扶鸞，為居民提供醫療

17 依據地方文史工作者林文清口訪資料。

18 金瓜石合法民宿資料引自 http://taiwanstay.net.tw/Home/Search
19 依據筆者 2015 年與廟方人員的口訪資料。

問事的服務，後來更移居基隆創辦了基隆代天宮（主祀孚佑帝君）[20]。故，可進一步探究恩主崇拜（鸞堂信仰）與礦業之間是否有特殊關係。本文作為一個初步的整理分析，希望後續能以金瓜石的民間信仰的相關資料理解不同時代裡的人們的生存樣貌。

致謝

感謝兩位匿名審稿委員的審查意見，對於初入門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的筆者來說獲益良多，並使本文更臻完善。

參考文獻

吳文宗，2014。《1942 金瓜石事件受難者及關係人之口述歷史紀錄再續計畫成果報告書》。臺灣，臺北市：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未出版。

李世偉，2008。〈日治時期鸞堂的儒家教化〉，收錄於《台灣佛教，儒教與民間信仰》。臺灣，臺北縣：博揚文化。

林承緯，2014。《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臺灣，新北市：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林富士，1985。《孤魂與鬼雄的世界》。臺灣，臺北縣：臺北縣立文化中心。

波多野想，2010。《金瓜石地區礦業歷史研究調查》。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張璨文，1994 年 10 月。《九份口述歷史與解說資料彙編》。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未出版。

黃仁祥，1937。《勸濟堂沿革》。臺灣，新北市：勸濟堂廟內牆上。

潘偉華，2005。《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廟宇歷史篇》。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潘偉華，2005 年 12 月。《金瓜石老礦工口述歷史暨影像紀錄 -- 聚落地景篇》。臺灣，新北市：臺北縣立黃金博物館，未出版。

蔡明通（唐羽），（無日期）。《黃仁祥謳思碑》。臺灣，新北市：勸濟堂碑文。

林瑋嬪，2005。〈台灣廟宇的發展：從一個地方庄廟的神明信仰、企業化經營以及國家文化政策談起〉，《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2）：56-92。

20 資料引自基隆代天宮網站 http://www.tai-tien.org.tw/index.asp

林瑋嬪，2013，〈為何要建廟？從廟宇興建的物質化過程探討馬祖社群再造〉，《台灣社會研究季刊》，（92）：1-33。

【附錄】

附錄 1

《如心錄》目錄，引自《金瓜石地區宗教信仰與聚落發展關係之研究》，頁：264-267

	神祇			神祇	
元	孚佑帝君	諭	元	孚佑帝君	詩
元	柳星君	歌	元	將軍廖	詩
元	本堂帝君韓	詩	元	孚佑帝君	詩
元	將軍廖	詩	元	紫微星君	詩 勸孝文
元	齊天大聖	詩	元	值日功曹歐陽	詩 諭
元	太白金星	詩 行善消災種福文	元	白礁保生大帝	詩 戒庸醫歌
元	清水真人	詩 勸兄弟文	元	本帝帝君韓	詩
亨	文昌帝君	玉詔 詩	亨	司命真君	詩
亨	豁落靈官	詩	亨	監理堂務歐陽	詩 戒賭文
亨	何仙姑	詩 戒寵妻生亂文	亨	鍾離仙翁	詩 戒富有不樂善文
亨	韓湘子仙翁	詩 戒交友不信友	亨	李仙翁鐵拐	詩 喚夢歌
亨	張仙翁果老	詩 勸敬老慈幼文	亨	曹仙翁國舅	詩 戒口過傷風文
亨	藍仙翁采和	詩 戒嫖淫文	亨	金剛仙翁	詩 戒洋菸文
亨	丁仙姑	詩 教女子文	亨	麻仙姑	詩 戒婦女不勤文
亨	監理堂務歐陽	詩	亨	哪吒太子	詩 人情鄙薄曲
亨	南海觀音佛祖	詩 勸烈女文	亨	韋馱尊者	詩 戒男子沉溺閨房文
亨	善才童子	詩 戒賭博文	亨	閒遊老祖	詩 戒鬧房文
亨	赤腳大仙	詩 畏妻歌	亨	本堂帝君韓	詩
亨	孚佑帝君	詩 論	亨	燃燈道人	詩 贊鸞堂文
亨	大太子關	詩	亨	彌勒祖師	詩 勸賭生文
亨	桃花聖母	詩 戒邪法害人文	亨	孚佑帝君	詩
亨	香山老祖	詩 戒圖佔人產業文	亨	白鶴仙翁	詩 戒聖蹟不惜文

亨	赤松子	詩 勸修路造橋文	亨	太陽星君	詩 戒和睦宗族文
亨	太陰星君	詩 戒妯娌歌	亨	文衡聖帝	詩
亨	王禪老祖	詩 戒命卜欺心詐利文	亨	太乙真人	詩 勸敦守三綱五常文
利	李淳風先生	詩 戒星家害人文	利	袁天罡先生	詩 勸人修譜文
利	木腳大仙	詩 戒停喪不葬文	利	李靖仙翁	詩 戒藥商害人文
利	謝洪仙翁	詩 勸人及早修善歌 修善文	利	謝映登仙翁	詩 勸婚姻以時文
利	姜太公子牙	詩 臨陣對敵文	利	昭烈帝	詩 說禮文
利	二郎神	詩 說仁文	利	諸葛武侯	詩 說信文
利	徐元直先生	詩 說義文	利	水鏡先生	詩 嘆世境曲
利	第一殿秦廣王	詩 姦淫案 詩 不孝案	利	孚佑帝君	詩
利	第二殿楚江王	詩 因財害命案	利	第三殿宋帝王	詩 妓首害人案
利	第四殿五官王	詩 悍婦逆姑案	利	第五殿閻羅天子	詩 口角致命案
利	第六殿卞成王	詩 罪婦殺三夫案	利	第七殿泰山王	詩 貪官污吏案
利	本堂帝君韓	詩	利	第十殿左判官李	詩
利	第八殿都市王	詩 拋親設賭案			
貞	第九殿平等王	詩 老嫗害人失節案	貞	第十殿輪轉王	詩 縉紳害人案
貞	酆都大帝	詩 贊宣講文	貞	孚佑帝君	詩 諭
貞	亞聖孟夫子	詩 贊鸞堂文	貞	復聖顏夫子	詩 序
貞	紫陽朱夫子	詩 讚	貞	太上老君	詩 序
貞	如來文佛	詩 序	貞	幽冥教主	詩 勸人修身齊家文
貞	文衡聖帝	詩 嘆世境文 序	貞	司命真君	詩 慨未劫文 跋
貞	先天將軍李	詩	貞	豁落靈官	詩 勸肅整家規文
貞	復聖顏夫子	詩	貞	青衣童子	詩 歌
貞	孚佑帝君	詩 勸學文 銘	貞	監理堂務歐陽	詩 記
貞	本堂帝君韓	詩 引	貞	大太子關	詩 戒色安親歌
貞	將軍廖	詩 勸勿貪非義財文	貞	本堂周將軍王	詩 行述
貞	孚佑帝君	詩 訓鸞下詩 訓諸生歌	貞		

附錄 2

勸濟堂發展與礦業興衰年表

1886 年 / 清光緒 12 年	清光緒 12 年，相傳有 5 戶農民移居金瓜石地區的碑仔尾（今五號路五號寮小吃店一帶），蓋了五間草寮，以農耕為業，五號寮的地名由此而來。
1889 年 / 清光緒 15 年	臺灣巡撫劉銘傳建造臺北至基隆鐵路時，工人於八堵鐵橋下發現基隆河內有金沙。從此引起基隆河淘金熱。
1893 年 / 清光緒 19 年	淘金客溯溪而上發現小金瓜露頭，之後又發現大金瓜露頭，並於其附近漸漸形成石尾、樹梅坪、茂風、金西坑、石腳、赤牛仔寮、水管頭、杉仔湖、祈堂腳、五號寮等礦工聚落。
1895 年 / 清光緒 21 年	甲午戰爭後清朝政府割臺予日本政府。
1896 年 / 明治 29 年	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鑛業規則」規定只有日本人可以經營礦業。該年，以基隆山南北軸線為界，將水金九礦山分為兩個礦區，日商藤田組取得瑞芳礦山（今九份地區）經營權，日商田中組取得金瓜石礦山經營權。 金瓜石地方頭人黃春於石尾經營苦力頭店、雜貨店等，於苦力頭店供奉關聖帝君。
1899 年 / 明治 32 年	黃春將店裡供奉之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寮改稱乩堂並增祀孚佑帝君、司命真君、王靈天君。
1900 年 / 明治 33 年	在五坑附近建立第一座製煉場，其後陸續興建了第二、三、四、五製煉場。 改乩堂為「勸濟堂」。黃春、黃仁祥兄弟等人向淡水行忠堂學習鸞法。
1902 年 / 明治 35 年	勸濟堂遷建於現今拜亭的位址。
1905 年 / 明治 38 年	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
1918 年 / 大正 7 年	田中組經營困難，由該礦山技師田中清及煤礦業者後宮信太郎合組「田中鑛業株式會社」，收買礦山繼續經營。
1920 年 / 大正 9 年	臺灣總督府令第 48 號確定了「金瓜石」作為聚落名稱。
1931 年 / 昭和 6 年	「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因籌建製煉場致使勸濟堂建物龜裂。
1933 年 / 昭和 8 年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由後宮手中手買下金瓜石礦山，創立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建設大規模的新設備，金瓜石礦山之生產驟然增加，一躍而成為名符其實的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
1934 年 / 昭和 9 年	地方人士簡深淵、黃仁祥、游阿秋為勸濟堂重新建築委員，於現址進行重建。

1937 年 / 昭和 12 年	勸濟堂重建落成
1945 年 / 民國 34 年	二戰結束，國民政府經濟部接手金瓜石礦山。
1946 年 / 民國 35 年	金瓜石礦山移交資源委員會接辦，成立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
1948 年 / 民國 37 年	由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改為臺灣金銅鑛務局。
1955 年 / 民國 44 年	臺灣金銅鑛務局再改組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延續 50 年代初期「以銅養金」之經營策略。
1970 年 / 民國 59 年	金瓜石地區媽祖遶境改為農曆 3 月 23 日辦理。
1975 年 / 民國 64 年	勸濟堂正殿改建為鋼筋混擬土。
1983 年 / 民國 72 年	勸濟堂改建左右護龍、新增建鐘鼓樓與拜亭。
1985 年 / 民國 74 年	勸濟堂興建後殿
1987 年 / 民國 76 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結束營運。
1991 年 / 民國 80 年	勸濟堂關公銅像落成
2001 年 / 民國 90 年	勸濟堂增建「文化樓」
2005 年 / 民國 94 年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開館營運
2011 年 / 民國 100 年	勸濟堂辦理第一屆關公節